

小绿

□董改正

夏初的池塘,有浮萍漾漾。

浮萍之美,美在波动。一池镜平,天蓝云白,清荷圆圆,微风过,涟漪圈圈。粼粼波光里,浮萍涌碎还圆。每一片小圆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光点,旋动旋止,惹人惜怜。

或是午后,蝉嘶如沸,蛙鸣稀稀。有鱼群游弋,唯见青黑背脊,而鱼嘴圈圈唆喋,或有声,或无声而有韵。“韵”就是随之而起的波纹,悠悠荡远,鱼影全无。忽见浮萍略动,一道而开,倏忽四散,鱼尾拍碎云天。

雨时浮萍最美。最是水草未丰时,一池白水,几块浮萍,雨珠落入,点开池塘的酒窝,笑容满溢。点点浮萍,碎碎小绿,在雨中左支右绌,欲合还分,在白雨中支离荡漾,那小小的绿,像一滴滴绿墨、绿点,像谁的素裙上,那一点点绿印花。

这些都是我少年时的记忆了。那些看来极浪费的时光,如今看来是金子般的岁月,我再也没有时间去痴痴地看着满池浮萍了。那时候,家里没有书,我时常在昏暗的木格窗后,在萼萼色的桌子上,翻阅母亲压鞋样的剪报合订本,我觉得很无趣。我的视野极为狭窄,并不知道浮萍是什么。

浮萍渠里也有,沟里也有,稻田里也有。有人将它捞一篮子,带回去喂鸡鸭喂猪,我却一直不忍。我一直是个有些孤僻的人,我怜它的小,怜它那细白无着的根。每次田里拔草,或插秧起来,我都会捋下巴在腿上的浮萍,看它们在水里由皱瘪到舒展,随着哪怕是一点点波动,都郑重其事地赶赴。

有一天我在邻居周太家玩,无意中挠出了一片浮萍,已经干了,它贴在腿肚上。我揭下它,短暂的茫然。太公看到了,轻轻地叹息道:“其实,浮萍是老天最喜欢的。剪一片荷叶多容易,剪一片芭蕉、枇杷多容易,这些小绿多难剪,还得给它们都安上脚,多费神多费功夫啊!”小绿,太公也这样说。多么美好的名字,两粒绿珍珠。

很多年后,我才体会到太公话里的感慨和无奈。我的生活是颠沛的,我一直渴望做阔叶的大树,深根,坚强,担当,安稳,给家人、族人余荫,用枝叶开疆拓土,活出存在感,活出价值、意义。在读过一些书后,我越发相信,“定”是积累的必须条件,所有的世族,无不如此。不断迁徙的部落,难以成为伟大的国家。我一直渴望安定,一直在试图逃离浮萍意象对我的追赶,是的,追赶,它们常常在我心激动时,如约而来。

萍踪漂泊,终于定下来是在人到中年时,就像那句歌词“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行囊”,唯有走过的山水、爱过的人,流淌在血液里。我定居,结婚,养育孩子,辛苦工作,我终于成了一棵树,却不觉得安定,细细体察,原因在于土地的贫瘠。荒芜的日子,许多个,一片片落在地上,毫无美感。忽然想起了浮萍,禅意的浮萍,有根而绝不执着,根细而绝不舍弃,流动、漂泊、暂停,走走停停,一直在路上。如果以几十年为一瞬,人的“定”,岂非也是浮萍在水中的刹那安稳?

但人终非浮萍。人要活着,必须要有阔叶深根,供给自己和他人。阔叶是“大绿”,是大片的春天,而内心,一定要有一片方塘,要有自己的碎碎的春天,要有小绿,要有流动的梦想,在大红大紫的欢乐外,也要有短暂的忧伤体验。它们似乎都没什么用,却是生命这个建筑的倒影,缺少了,该是多么单调。

我有个女同学,她把自己名字中的“平”改作了“萍”,我问原因,她说:“没什么,就是想漂泊啊!”她一直在路上。春又去,杨絮入池,一池萍碎。今夜南风,这一池小绿,明朝以附南风信,寄予伊人做翠钿,不知她在哪条水里,可能收到?

丑鱼

□孙 迺

办公室里有一个不大的玻璃鱼缸,鱼缸里有一条鱼,鱼的自身上有几点墨,头顶还有一点红。在来过这个办公室,看到它的第一眼后,我就天天背对着它而工作了,我不愿看到它的丑。

一日办公室内搞装修,玻璃鱼缸摆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我不得不面对它了。

丑鱼,你真丑。我跟它说。

它在有些浑浊的水里游啊游的,不理我。

我工作了半天有些累了。抬起头,丑鱼依然游啊游的。我说,你累了!歇会吧,反正你怎么也游不出这个缸的。别看你周围世界挺大的,其实那是隔着透明玻璃的。你的世界很小,小得可怜。你东撞西撞上的,那是拒绝。你天天就是在被那拒绝拒绝着,伤害着。

鱼儿不理我,依旧自顾自地游啊游的,很执著。

我心一动,它是在赶路啊。

我打开增氧装置,我想为它做点什么了。中午给它换了水,下午又给它买来了鱼食,还给它带来了两个伴儿——一条小青鱼和一条小红鱼。

鱼啊,缸里的丑鱼,你游啊游,如我,或者,我该如你——那份执著。

李白与铜陵的雕胡饭

□徐成果

在唐朝时期的粮食概念是六谷:稻、黍(黏黄米)、稷(也叫糜,不黏的黄米)、粱(粟、小米)、麦(小麦)、苽(菰米、雕胡)。六谷之说,上承周制,《周礼》上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六牲,饮六清,羞用品百二十品”。后世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真是礼崩乐坏,这要气坏祖宗了,连六谷都弃掉了一谷,成何传统。这就是六谷中最后一谷的菰米被废弃,其余五谷现在我们还吃到。

经考证,唐宋的时候菰米很常见。唐诗人王维曾说“郎国稻苗秀,楚人苽米肥”。用菰米煮成的饭就是雕胡饭。雕胡饭屡见于唐宋诗词:如元稹的“琼杯传素液,金匕进雕胡”;杜甫的“为我炊雕胡,遣展展良粳”;韩翃“楚酪沃雕胡,湘羹糝香饵”;陆游的

“雕胡炊饭芰荷衣”……雕胡饭不是贫家才有,皇家在重大节日用来祭祖兼宴请群臣,如宴殊所作的《元日词》其三《御阁》第一联“南国雕胡奉紫庭,九重楼阁瑞云生。丹毫玉策延洪算,八表欢娱四海清”。富贵丞相善祝善祷,南方进贡的雕胡饭肥美甘香,预兆下一年四海升平。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李白来到安徽铜陵五松山下乡野之地苽媪家。因家庭很贫困,无宿粮招待客人,苽妈妈请邻家女子代为舂米现煮饭。女子盛上米饭送来,李白借着月光一看,原来是一碗雕胡饭,再三道谢,以至食不下咽。不是饭不好吃,而是太感动了。为此,李白赋诗一首《宿五松山下苽媪家》,诗曰“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晚进雕胡

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当时李白是由唐属宣州南陵县副县长常建和他的朋友陪同,游览了铜陵山山水水之后到此借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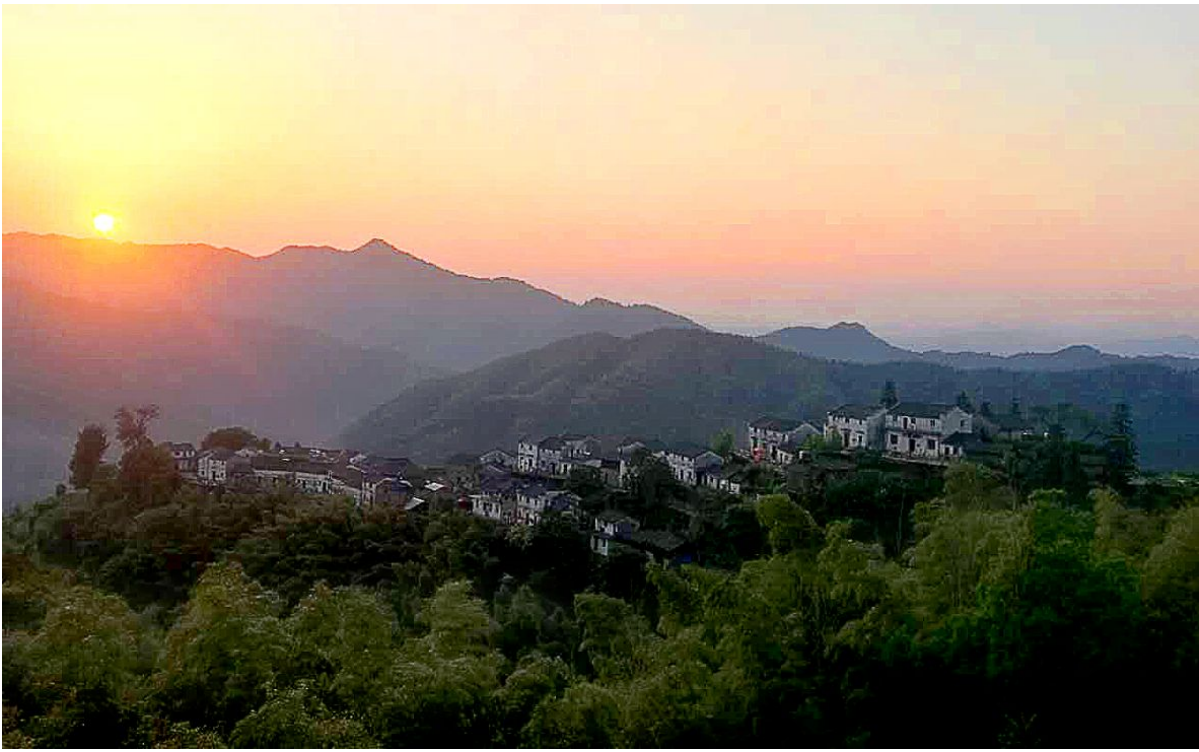
铜陵五松山传说是李白拾命名的。大唐至德(756—758)年间,五松山上建了一座五松书堂,后来倾圮了。李白所写的《宿五松山下苽媪家》一诗是大唐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白还有一首《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诗,诗曰“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五松何清幽,胜景美沃州”。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铜陵知县林桷视察,专程拜谒了五松堂,写了五首《题太白五松学堂》的诗,其中一首是“荡漾清溪两浆飞,趋行不及到斜晖。无人跪进雕胡饭,只学卢仝啜茗归”。他追慕先贤去拜谒学堂,可惜没有人煮雕胡饭给他这个县令吃。

天山木梨

木梨硐位于休宁县溪口镇境内,距县城34公里,距镇区10公里,古属徽州婺源北乡十四都。该村始建明朝末年,距今有400多年历史,村中以詹、洪为主,人口有160多。该村地形独特,村庄呈骆驼形,地处海拔近千米的苦竹尖一处山脊上,三面悬空,四面翠竹环抱,房屋依山而建,粉墙黛瓦,微风古韵,原汁原味,天人合一,至今尚未修通公路。该村生态绝佳,云海频现,每年有百余天,村庄被云海包裹,忽隐忽现,宛若海市蜃楼,是经典的“云端上的徽州古村”。

可可 摄

铜官山



那年我高考

□阿 宏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40年,相关资料介绍我国已有1.2亿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深造。也就是说,我国的教育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回想起我参加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即1977年至今难以忘怀。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国家恢复高考,我便投入到迎考当中。可能是自己有一方面的体育专长,业余时间我就到市体操房进行专业训练,每天早晨进行速度训练,即便下小夜班,次日早晨还是坚持速度训练。

可能自己年轻不知轻重,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把体育专业填写在前面中文填写在后面,且是一个学校安徽师范大学。初选通知下来,要我去体检。等排队到窗口,说没有我,让我找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唱的哪一出

呢。起先,我也没有多想,事后问我一一道报考安徽师范大学的体操队友,他说没有接到通知。几天后,我的队友参加了体检,而我却只有望洋兴叹。等操友到学校报到,我曾经的体操教练告诉我,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况且当时的企业名声斐然。用安徽师范大学来铜招考的老师话说,企业为学大庆企业。

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通知我参加体检,随后没有了生息,“撞车”了。可能同一个学校的中文系看我把体育填写在前面,将我放弃了。

在队友再三劝说下,第二年我又参加了高考,只填写一个专业——体育,不知是命运安排,还是自己就不是那块料,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复试的前一天晚上,因天气炎热,我在队友的帮助下,向在校生借一个凉席睡在了

安徽师范大学一座教学楼的楼顶上,竟然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被蚊虫咬了一身的包,早晨醒来,在芜湖鸿江饭店吃完一碗稀饭之后还吐掉了,从早上7点等到中午11点,才参加百米跑,我的百米没有及格。两次摸高,第一次59公分,60公分为及格;第二次说我犯规。

也许就是这个不及格,把我挡在大学门外,终止我的大学梦。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了成人高考,进入铜陵有色职工大学现为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才让我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提高。

人生就是如此,只要努力前行,就会有收获,有造诣。大学的梦,我没有实现,但在实践中不断磨炼自己,丰富了自己的工作经历,也使自己的生活充实。上大学,不是唯一的,有能力才是最实际、最实惠的。

给生活留一点缝隙

□徐光惠

周末,三五朋友小聚,有人感叹:“现在活着真不容易啊!今年房价猛涨,买一套房加上装修动辄就要上百万。”“是啊,天天累死累活的,真不知道这日子过着究竟有啥意思?”

有时,我也曾有过和他们同样的疑问与烦恼。在生活的路上,我们往往做着自己一些不喜欢的事情,许多努力会白费,许多感情没有回报,许多东西想要抓紧却总也抓不住。我们这样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生活中还能找到快乐和幸福吗?

朋友小陶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决定留在上海发展,四处应聘却高不成低不就。为了让儿子能在上海拥有一席之地,小陶夫妻俩拿出一辈子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钱,东拼西凑给儿子买了一套房,每个月省吃俭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家都劝他们:“还是让孩子回重庆发展吧,何必把自己搞得这样累。”小陶摇摇头:“上海毕竟是一线城市,回来多没出息。”

如果回重庆,小陶儿子应该很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不借钱就可以买一套房,日子照样过得轻松惬意。但是为了所谓的“有出息”,他们不惜委屈自己,降低生活质量。

前几天,又听闻一个朋友的表弟突然自杀身亡的消息,让人震惊。据说他表弟原来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拥有上百万的资产,开着豪车住着别墅,但是看着身边比他更有实力的大亨,他心有不甘,盲目投资股市血本无归,还欠下巨额高利贷,被人逼债无法偿还,最后选

夏日,想起一条河

□杨勤华

每到这个时节,我便格外的想起它。

我想念的是一条很宽很长的大河,一年四季河水都会不停地流淌,向东时流向长江,向西时流向巢湖。流向长江的水清澈平缓,流向巢湖的水浑黄汹涌。大河的两岸有不少的集镇和村庄,蜿蜒蜿蜒,绵绵长长,河水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也滋养着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

据说,这条河起源于东汉末年三国的时候,当时曹操为了运输军粮,派出大军开挖了这条河道,不曾想,这条河道延续至今。那时候的河道想必很窄——在我小的时候河道尚且不是很宽,夏日里,一个猛子便可扎到半个河去。听年长的长辈们说,在他们小的时候河道更窄。不过,后来的几次大的水患之后,人们在修建圩堤时,河道被一次次扒宽圩埂被一次次升高,如今早已宽成了长江的气势了。

对于不是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总认为这条大河就是长江的叉江,毕竟它有着宽广的水面和外表沉静却暗流涌动的水势。倘若说它是长江的支流,倒也没有错,长江的水至少有半年经过它流向巢湖。不过,说它是巢湖的延伸也未尝不可,当巢湖里的水在它的引领下涌向长江时,又怎么能不这么认为呢?!

这条大河史书上记述叫漕河,名字倒也很直白,但是,沿岸的人没有人这么称呼它,我们那个靠近河边的小镇叫黄雒,因了这条河又称之为“黄雒河”,流经我们小镇一公里的河道便被称之为“雒河”。

小时候在一本记述我们小镇抗日战争故事的书上读到一首本地的民谣:雒河水呀向东流,流到长江不用愁;雒河水呀向西流,巢湖水漫家家忧。后来,这首民谣失传了,我问了许多老人,老人们说“好像听到过”,但是“不会唱”。据说是过去在这一带河里打鱼的船家编唱出来的。在我小的时候,河里的鱼虾很多,河岸边总是停着一排“猫子船”——这是一种两头较尖,船的中间用芦苇卷成半圆形的小船,通常船上住着一家人,以打鱼为生,每天将打上来的鱼虾拿到街上去卖,船家与小镇上的人既关系融洽又多少有些若即若离,他们有着自己水上的生活。我不曾见过他们唱过这首歌词,只听过他们最爱哼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和“新四军久在沙家浜 这棵大树有阴凉”的样板戏。我为此曾经纠结过:怎么这些船家就不会唱那首歌词了呢,是忘记了,还是不想唱?或者是压根就不会唱?直到后来长大

择了这条不归路。

我不禁愕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怎可以如此轻视?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是逃避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如果他能有一颗平常心,少一点贪欲,攀比,生活应该非常幸福。

如今,周围的诱惑越来越多,心理渐渐浮躁、失衡,总在乎别人的眼光,拼了命地追逐那些名利浮华,而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失去了生活原本的快乐,也离幸福越来越远。

我做事一向大大咧咧,心直口快,但我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别人,和同事、朋友在一起,总能看到我的笑脸,听到我爽朗的笑声,大家都送给我一个美称:“开心果”。从我走上文学这条路开始,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满了阳光和自信,我希望能给别人带去些许温暖与感动。

其实,回想小时候那些日子,家里姊妹多吃穿都很困难,与那时候相比,现在衣食无忧,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有人说过:你再富有,照样一日三餐,房子再大,也只睡一张床。

那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我并不羡慕也不会追逐。对我而言,只要家人平安健康,生活简单却充实就是快乐。能够在工作之余,和朋友去外面走走看看,放松心情;可以坐在灯下,安静地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写下有温度的文字;周末陪在家人身边,一起聊聊天,吃一顿热乎乎的饭;每天早上醒来,有太阳暖暖的照耀着我,已是最好的日子。

我想,生活不该是密不透风的墙,留一点多余的缝隙,让自己好好呼吸,收获更多的温暖与感动,生活就会多一点快乐和幸福。